

特31

991



石田魚門著

方今

大阪繁昌記

二編

全

石田魚門著

二編

今方大阪繁昌記

明治十年
四月出版

寶文堂梓

特31
991

今方大阪繁昌記二編目錄

水津川口

自由亭眺望

松島 納涼

雜喉場

永代濱

阿彌陀池

寄

落語 足力輕業
蠟毒賣

新町

麻咄

四橋

煙管店

安沼川口

江子島

官廳

北堀江

藪中

若戎樓

鯉座稻荷

特31
991

今方大坂繁昌記二編目錄

木津川口

自由亭眺望

松島 納涼

雜喉場

永代濱

阿彌陀池

寄落語 足力輕業
巖毒賣

新町 廓咄

四橋 煙管店

安沼川口

江子島 官廳

北堀江 廓中 若戎樓 鯉座稻荷

大佛嶋 元富島 落語

砂場 蕎麥屋傳

從是後東成郡之部

高津

生寬

浮瀨

寺町

女紅場

今方繁昌記二編目錄終

大坂繁昌記二編

魚門老人著

大坂繁昌記 附 富嶋 松島 江子島

夫木津川口者大坂繁昌之基本也乎。危檣作林鱗
蓬如山。漕千艘。運萬艘。群艘入津。諸邦之萬物。輻々
湊々。天下之巨港。繁會之地。是以可知也。西望指點
四州之衆嶽。扶翠刷青。海天一色。水路萬里。風帆明
滅。是復可謂壯觀壯望也。於是乎。異國之貿易。諸邦
之商賈。入津盛開矣。自木津川口至安治川大湊之
間。於富嶋之空地。而築於西洋貿易館焉。是以寂々

冥々之郊野。忽變為繁華熱鬧之域矣。其傍開松林之地。以為廊。而名松嶋。廊中各鬪繁華。互競佳麗。三月栽花於街巷。七月放燈於樓頭。千代寄橋上。金鎖瓊鋪。磁石橋邊。珠簾繡箔。互市通商之客人。赤髮黃眼。遠國運送之商賈。赧顏赤脚。府內風流之蕩冶郎。命車於蛭子橋。買舟於太黑橋。尤疑蛭子太黑。富貴之客。來遊此地焉。余感盛世之樂境。聊賦風韻。以裝飾煙花之情地焉。

狂蝶尋芳松嶋頭。春花爛熳客登樓。北山雲霧西山雨。竹與蕩郎促好遊。

北山雪盡白雲遮。吉士懷春妖麗家。欲知艷色求情處。先問花街柳巷花。

東風芳艸一時新。年少易狂柳巷春。春色映櫻臺樹下。痴心踏往落花塵。

仙家桃李百花辰。來往遊郎茲放神。瞞目更迷香色界。樓々無處不陽春。

竹林寺院接青樓。每湧絃歌入扁幃。暮雲未霽真如月。煩惱欲除不自由。

東西南北諸刃之舩。運米穀柴薪。漕村木魚鹽。又錦纈又綿帛。舳舻相競而達兩川口。其繁其昌。順風徐

吹蒸氣快走如射也。船中眾客雜話紛々。一客向丁稚指着他，一船道那行船怎快乎。丁稚道何說快他。是原來繫得不動客道然猶快如何。丁稚道是係我船快也。夫今世上之開化盛也乎。雖如斯之丁稚其才智發明漸々進而大開矣。今日比之於百年前之發明不啻倍徒耳。是此丁稚之利誰不感乎。因之又問日居其所常不動。世界運供之船之理推之或然耶。丁稚道然。夫如舊說使日輪東西旋轉流星一樣應向後邊曳一大餘光也。於是乎船中之眾客皆感丁稚之言而曰後生可畏可畏。又一人居側問曰通

日月五星一箇一箇皆為在界就中日界謂之天照國其國有生無死有樂無苦且晝夜也沒有極是無上樂國人如要生其界須守五常行仁義是言信也。否丁稚曰謠々如說天照國即是我日本如題樂國我大坂即是天照樂國怎別索之自古言金鳥玉兔欲生日界無若為鳥此外無法何仁義何五常但其謂金與女做引力此則實理雜話中船既入安治川口舟師指點岸上笑曰這方富島外國那方松島我樂國即是也君等速上々々

恰好三月上巳之時遊客陸續人影載路人車通行

是繁々是昌々。富貴之客。耀耀奢。幫間樣之人。喋喋。撒嘲撒謔。而遊行焉。看時長天。縹渺。綵霞黯。淡神逝。魂飛。潮涸海如滌。舟膠。檣如樹。異國之別嬪。褰裳走沙。皇朝。養婦。拾蜆。掠蛤。這邊有。一種之妙烹樓。扁額書曰。自由亭。西洋大盡。每作自由自在之歡樂。行酒。糾觴之遊焉。故守此亭。庖丁。每貯牛肉。豚肉。雞肉之類。理酒肴。以饗客。為事業。其饗席之經營。飲饌之具。殫無不養也。而滿盤之肴。按皆咄嗟。而辨其所調饌之旨味。莫非時新也。實以為都下第一乎哉。口未動手。未撫快送。熱羨快下。温酒。於戲。自非斯。繁昌府

下天下何處住。斯妙烹亭。自非斯。太平世間復何人。弄斯遊。

自由亭上樂競起。西洋風。絲竹音樂甚有興。赤髮黃眼。異相。館主腰胡床。白虹吐氣。下官庸僕。左陪右侍。美色媚意。貢獻諂。但是其應接。陳紛漢。吾輩何解之乎。嘻々笑。而傍觀而已。此樓上之眺望。絕景盡焉。武庫之山西。環木津之流。南轉吟哦。遊行之客人。玉鞭珠履。比肩於松嶋。廓綺羅競妍之絕嬪。衣香鬢影。接袂於天神宮邊。天神旅館。天府之都。新築松島。風流之曲。亦足以誇盛世之樂境。是以余裝飾其土風。

to my French-My

為我浪花之秦淮。以賦竹枝體。讀者嗽菩提之露。勿作桑間濮上之音。

浪花城外輻湊頭。來往紛紛新築洲。淺酌低歌簾內影。蕩魂飛入木蘭舟。

鴨背瓜皮繫岍隈。山光水色亦佳哉。請看松島新風景。北嶺白雲落酒杯。

鼙鼓繁絃及二更。樓船櫓比任縱橫。泛流臨月還臨水。曲々金波影自清。

雨晴山近白雲濃。一帶清川水自溶。含笑嬌娃對久問。玉纖指點淡粧峯。

雜喉場魚市

阿淡紀泉播備長藝諸州津々浦々積來鮮魚而賣。捌夥焉川挾魚鱗輒柁響幾萬之水族槽來而為市。故曰雜喉場。膾氣噎人嘔啞沸曉鮒鱒黃爵青魚如塵如土。石持魚之頭多。塞河原之石鱸魚之背大。於地獄之釜蓋鮓魚之頭多。於施餓鬼場之僧平家蟹之脚多。無籍乞兒之虱。鰯魚河豚。鰻魚比目魚。火魚魴鱒交錯。翻尾火燎原黑鰻海鰻枕藉橫蠶舟推于陸。其餘木小品類。鹽腊脯醢遐域之物。長風破濤。萬里爰溲。夫此地之犬以食生肉。故毛落骨立。其醜

不可言也。是以都人者，羸瘦華髮之者，曰雜喉場之
犬。余亦謂之口。雖唱窮理，無知其實者，大口魚也。以拙
書唱書家，含墨糊口者，烏賊魚也。髡頭緇服僧，而無
法者，章魚也。學不能行，儒而輕薄，其醜不可言者，雜
喉場之犬也。夫犬常食鮮肉，儒不得食鮮肉，魚鳴呼
可憐，可憐幾許萬之鮮魚，幾許千之運送，荷其日其
時賣盡而一尾小魚無殘，是以府下之繁昌，亦可證
也。

永代濱

乾魚干鰯之類。自北國多積來，而着岸永代濱積重

於問屋之場而為市也。與雜喉場同而少異也。夫雜
喉場之為市也。一人上櫃。一人控簿。一人盛魚於筥
箕。高声唱其魚名。以置臺上。判頭放聲呼出其值。買
客群集如堵牆。突聲以手指博其價。永代濱者，陳干
鰯俵於場而為市。判頭放聲唱其價。手代傍立記簿。
於買客之姓字。定一口幾許苞之數。使運丁送其所。
臭氣紛紛撲鼻。難堪。然住此地者，不厭之也。其此地
之犬，異雜喉場之犬。無毛落骨立之醜。常飽食而不
噉。此臭氣之物也。方今肉食之禁被廢止，而還不肉
食者，使精僧飲之也。余謂雖混魚肉中，不噉之者，永

大又安... 二編

代濱之犬是也。

阿彌陀池

蓮池山和光寺。此堀江御池通号智善院。

往昔欽明天皇之時。自百濟國獻佛像經卷。帝尊信之物部守屋大連奏曰。於我神國不拜蕃神若拜之。則有天津國津神之怒。加之頃日疫疾流行而國民大悲。早可追放之。斫倒其寺塔。放火燒亡佛像矣。就中彌陀三尊。以火燒之不焦。斫之不摧。遂棄之於堀江矣。日本紀之大意。其後本多善光者。過此地信佛告而肩尊像。皈信刈矣。則善光寺是也。元祿十一年。智善上人闢此地。安置于善光寺。同體之本尊也。故為浪花

精舍焉。是以遠近尊信之。諸人無間斷也。境內連茶店之軒門前。芝居詞曲。種々觀物。賑々矣。世人於今不唱其寺號。而唯以阿彌陀池稱其聖蹟者乎哉。夫難波江之開也。阿彌陀池根本也。諸邦之靈佛。爰萃而開帳。其開帳之例也。揭榜文曰。某地某靈。開帳於阿彌陀池境內。某月至某月。已及斯。一般徒靈之地。新葺假宮。奉安尊龕。莊嚴裝威。佳養銜德。萬點供燭。衆星閃光。手拈拈香。濃雲凝祥。幟竿林列。賽錢兩降。一箇賣靈符。一箇呼蠟燭。一箇何々々。一箇何々々。皆叫何々。由此出。何々。在此所時々。喝道。內陳可廻。左

可廻左

諸國諸邦。津々浦々之神々佛々。没大没小。屈靈來仰。殆無虛月。歸其德。依其靈。眾人皆爭供物。賽詣趨星捲潮。鼻鼻連奉納。賭豪如山。觀物演戲。亦從競奇。今記其一戲。眾觀可推知也。

足力輕業脚伎之妙。江川萬吉也者。其評說高聞。而其名轟於海內矣。夫鼓舞開帳。而取其賑者。非輕業之難。不得使諸人廻其足也。故昔開帳場。必以輕業取其賑者也。崇神尊佛。雖顯其靈。不仰諸人之賽錢。與輕業之賑者。彌陀失光神之格。不可測也。余往試

一觀焉。臺上中央設高床。鋪紅氈。置囊枕。大夫出拜。幹人抱上。令之橫卧焉。双脚高伸。指空從傍。以一桶置其踵上。承得停當。則旋運之。滿水盤。渦豆。蠟運車。遂蹴弄之。投承縱橫。應節合曲。於是乎。亦更提來。小童置之於脚上。如桶。其旋運承投。亦猶弄桶。桶邪人邪。渾身團轉。如毬。四支一塊。有肉無骨。觀者為暈。既而小桶疊如山。高可一丈。累卵積基。撓搖欲倒。而危危然矣。而小童凝立其頂上。絕叫一声。卵崩基倒。小童雲雀。下墜。復住脚上。可謂古今股脚。天下之妙伎也。近世有以股脚為產者。足藝云。以足所手之為無

不為是以其伎藝積千金。今是此江川萬吉之股脚亦能懸千金。否如余庸儒終日旋運舌頭以教群童。雖為生活年中勞苦。不過數金也。假令使余舌頭投承縱橫。如萬吉股脚。豈能得懸千金哉。夫蠅附驥尾。千里致行。士依青雲。名聲施世。宜乎哉。其餘兒芝居也。落語也。俄藝也。種種觀物也。皆附輕業之驥尾。售其伎者也。余亦附江川萬吉之尻。而欲求名利。久只恐有放屁之患。渠登高吾附其腰。而攀上者。必天上落乎危矣。

昔噺家

能洽天下者。不令而入。皆服能為落語者。不嘶而入。皆笑宜乎哉。落語先生者。都異面其登高坐也。觀物皆含笑。而聞頓首禮拜。而初上座者曰。弟子曰。前座詞曲家之露拂角抵戲之飛附。或亦如說教僧之閑座。儒者之前講也。先登床而飲湯。滑口以帕拭。啄剪燭咳。一咳而說起曰。

蟹之性好樹。藝樂成木。培柿之核。其常也。猿之性待菓熟之時。喰之盈其腹。蟹不得上樹。喰其實。而只橫行其下而已。一日見猿之上樹。喰熟柿。而請一顆。不與。又請。於是子猿擇未熟者而拋之。中其

甲甲破裂而卒蟹之子自其破闕出匍匐而行長
 而剛勇戰手弄斧其眼突出而曰猿吾母之讎也
 吾不可不報每罵噴沫時黍以之為糧整旅裝行
 遇牛糞於途牛糞曰蟹公蟹公將何之蟹子曰渡
 猿鳴而欲報親讎也牛糞曰足下腰間所携者何
 曰日本一之黍團子也曰予得其一而從許之金
 聶栗子麻石金咸亦至謂之如初皆從焉既渡猿
 鳴而圍其廬金咸匿于袋中栗子隱爐中牛糞伏
 于門側麻石登于屋上金聶潛糶桶當此時猿將
 就眠金咸在袋中刺々其體不能寢起而雍爐中

栗子發出而火猿之掌猿驚而納手於糶桶金聶
 挾之去其指猿驚欲奔而出門遇牛糞而滾焉麻
 石下而壓之蟹子揮斧剉之遂以祭其母焉也
 衆人感而前座退親方上座親方之喙長於
 弟子三尺達辨笑座中其笑妙於向笑親方
 世態考證人情穿鑿弟子固不及焉也於是
 親方補弟子踈處以示丁寧譬如篋頭親方
 補弟子踈剝更操刀虛剝撫以示丁寧
 再說曰
 夫蟹橫行於途而其心直猿直登於樹而其心曲

培_テ栉_シ栝_ク而欲_ム樂_ム成_ル木_ノ者。蟹_ノ之直_シ心_也。其待_ツ成_ル木_而欲_ム食_ム熟_シ栉_者。猿_之曲_シ心_也。蟹_雖請_ト一_顆。非_レ不_レ與_而已_ニ還_ル。壓_シ害_ス之_其。曲_シ心_之甚_キ可_シ惡_ム也。故_ニ返_ル報_有。眼_前為_古語_曰。出_於汝_者。返_於汝_者也。夫_可不_レ慎_乎哉。

四橋煙管店

西橫堀架_ニ上_ニ繫_下繫_之兩橋_{長堀架}吉野炭屋之兩橋_合而謂_之於_{四橋}。二流十字之漕船。四橋縱橫之行人。來車來往。冒_々不_レ絕_{遊興}。小舟繁_々莫_盡也。此流水此架橋為_之而非_為不_為而為_是皆如自然成矣。奇_々妙_々架橋妙_々奇_々流水雖_{東京繁昌之地}

無_有如_斯之流水如_斯之架橋若損_一橋者此繁雜來往之不便利是亦繁昌地之所不得_止也。從_速國僻地田舍始來_{此地}者必至_觀於_{四橋}。譯_々雜_々僮父數名。手巾裹_頭單衣。裹_身草鞋竹杖。行粧_{一色}蘭入煙管店。亭主出拜_{叮頭}道。各方長途無_隔貴臨照。舊謝_々客道。主家多祥貴業益昌。又不_相變_欲求煙管。亭主磕頭若_々唯_々客道有_{源藏}張_否伴頭道有_々有_{長短}種_々如何客道短管可也。今僻地皆開化好_{西洋}風。三尺之童以_{三寸}之煙管吐_雲後生可_畏乘_雲而上_天為_此短管可也。定價而起。亭主納頭謝

曰每度蒙顧多荷々々

長堀。橫堀。合流中央。四達橋上。縱橫行人。往々如織。

橋邊。群鬻猪鹿牛肉之屠鋪。其外有。錫飽。蕎麥。燒餅。

牡丹餅。糖糕。胡餅。包子。牢丸。鉄焼之類。田舎僧父自。

煙管店。至橋上。呆道傳聞。大坂四橋。只今唯觀之於。

茲而感心。余未見如斯四橋街間。六通八達。繁會最。

劇也。然亦猶有驚此外有八橋也者乎。下人道予未。

聞大坂之地有八橋也。僧父道橋頭題者板曰八橋。

有焉。一人笑曰是非橋名也。可為菓子之名也。乾菓子 八橋焼

新町

新町傾城廓。新町橋之西。在四町之間也。往昔大都。

會海船着岸之地。必有花街柳巷之里也。是以寬永。

年中。木村亦次郎者。上書請合散為一。以開一大花。

街。官始准其乞許。闢田圃而築花街也。故新以築。

廓名新町。終為花街之總名也。木村亦次郎為廓中。

之長。拜領瓢葦之旌。而飾之玄關。故謂瓢葦町。居住。

之町稱亦次郎也。佐渡島與二兵衛以開發人之故。

其住所稱佐渡島町。其西言越後町。吉原町。移北天。

滿吉原。佐渡屋町。高麗橋。佐渡屋某者。拜領其餘地。

而為一町一構之宅。而住焉。故曰佐渡屋町也。九軒。

町移玉造。九軒茶屋。而為其名矣。夫此一廓大坂之西端。而續田園地。漸々開化。今也繁華繁昌之真中也。故人皆略而謂中矣。昔俠客獄門庄兵衛。謂新町藪煙草屋曰。替我說若者。往中矣。是也。

夫鳴繁華。販其地者。素始於花街柳巷之里也。傾國傾城之語。有漢李延年傳者。國色之麗人。一城之人傾心。一國之民傾意。目送而譽。其美稱其容儀也。強非傾城亡國之名也。惑溺其美。而外其武。歡樂其樓。而亡其身者。其咎何在。耶。皆有已而非彼之罪也。

昔繁華之地。必有俠客。能走人之急。以義是等之。

人謂浪華男也。所謂如江戸子是也。就中黑船。忠右衛門。根津。四郎。右衛門等。堂島之達士。不亡武勇之氣格。意氣慷慨。而貯俠風。是真浪花男歟。今是無如斯之俠客也。余謂夫世之盛衰者。如大海波濤。一退一進。千變萬化。未始有極矣。淋流外溢。有所漏而然邪。物情古今一轍。天未出如斯之人。世變時移。而不知出如斯之俠客也。

世上繁昌者。人民增夥矣。諺曰。如人增水。增宜乎哉。余謂人增。又鼠增。余家塾鼠夥矣。每夜窸々齧書籍。欲使猫捉之。余不愛猫畜之。如何而可乎哉。生徒道。

余頃日過阿彌陀池邊觀一人巾頭前面展一幅紙
圖鼠行狀其側尸乾鼠數頭牌面書若見銀山不用
貓捉鼠也余往買彼毒而與鼠如何余曰近世被廢
賣鼠毒而今無之唯無及設機以得之也是以塾生
等設機而欲獲黠鼠乃側立方量於角盆之隅撒脫
粟於其傍而皆伴暝燭下睨焉黠鼠跡脫粟而來環
盆而窺雖入盆中不敢食其在於量者食其遺於盆
者去矣黠鼠去來數而量外之脫粟食盡堯翹攀量
量忽覆矣生等聞此音而走至抑量與盆而陳余前
嗚呼可憐黠鼠曳尾于外其內啾々生曰是此黠鼠

不知足而陷此機者嗚呼愚乎哉余曰何獨黠鼠而
已哉方今之士民混此繁昌樂世而不知足蹈危機
陷者多何獨黠鼠而已哉

鼠之齧物貓之捉鼠性也人皆愛於貓之性而憎於
鼠之性是果獲愛憎之公道乎哉夫所以愛貓者以
其為人除鼠之害也然有時而偷脯盜炙者人不與食於彼
質者與鼠同害也鼠之偷脯盜炙者人不與食於彼
也以與貓之食與鼠者鼠不齧物也然人唯知貓之
除鼠害而不知鼠之除毒蟲夫鼠之齧物之害至小
而除毒蟲之功至大也然人不言之以齧物憎之以

獸物憎之者與食於彼而可也乎。鼠之獸物猫之捉
 鼠是皆天之賦性而率其天性也。若亦猫不捉鼠者
 不率其性也。鼠不齧物者不率其性也。今天降繁昌
 於萬民。混此繁昌中而困窮者不率此繁昌者也。馬
 牛之服轅負犁。天然之才也。人之幸而役之乎。馬牛
 之不幸而被為役乎。不可知也。夫人之雖求為役不
 為役者無其才也。馬牛雖不求為役。人為役者有其
 才也。馬牛不知以有其才而還苦其身。只任天之賦
 性也。故人與以才智而苦其身。寧守賦性而可也乎。
 安治川口

安治川謂大川之末流也。古昔貞享之年。川村安治
 考水道地理。而掘破此川筋。以為京師運送之便利
 也。而後洪水滿溢。逆流陶沙。而我島衢壤。島市岡新
 田。泉尾新田等大關。兵運積其土砂。而為波除。故謂
 波除山。土俗皆謂瑞賢山。瑞賢安治之表号也。又以安治之字音名安
 治川。以傳後世。旗其勲功焉。河海之咽喉。在安治
 川。木津川之兩處。而諸國之廻船集焉。二千石。三千
 石之巨船。下鉄錨於内海。以行李船三板。船運送五
 穀雜貨於市肆焉。夫粧飾于巨船也。記船名於鷓首。
 印家紋於殿櫓樓臺。如畫圖。魏々然帆竿無幾許。並

連指北斗。使之上。下以欄絞。軋竿搖々響矣。考風威之順不順。與潮時之滿干。而出帆焉。夫雖浦賀。下關。新瀉之巨港。大坂之繁華。輻湊不可及也。其日千艘出帆。又千艘着岸。其混々雜々。余以拙筆不可書盡也。川口監船所道。日々出入之海船。改之之混雜殆不可堪也。夫非大坂入津之品者。其相庭不可極也。然于東京于西京。皆經大坂津。而後運送焉。是以則在界之繁昌。皆在大坂也。夫繁昌之巨擘者乎。乃所以有繁昌記也。

初春之乘。初新造船卸。祝客來往。雜選悵雜。祝言改

道。鷓首彫琢。殿前容儀。水切能而速行々々。船頭答拜而道。千々萬々。棹先好々。今日吉祥日。考潮時可卸。船有投餅之祝。里之兒女子等乘船。是祈々數多。呼迎而可來々々。於是乎。里之老若兒女。皆引率而來集於海岸。群集雜選。煩雜喋々。咭々。喧嘩躁動。百培混堂之蘭入混雜。祝餅投擲之武者。飾積小大餅於大桶。而幹人五六人。上檣上下視。群集之人。而投擲餅於頭上。譬如煎餅。投與於鯉魚也。當此時販賣之尖頭船。漕連來而街賣。酒有麵類。野菜菓子。種々品々。其声喧々矣。又一艘之扁舟。乘組於娼婦坡。

女而漕來三絃之妙彈。奇声喚々矣。十倍謂之於伽
遣船也。方今官禁不
令售此業也

官廳 新政府

官開江子嶋之空地。建府廳。改從來之舊習。使人民
歸文明德化。分區局。舍區長戶長之列位。官廳之
廣大。堂宇之深嚴。以崇天下之觀。以降威嚴於是乎。
人皆勸德。服令守命。世道歲明。人心日新。賢能駢
進。英才並育。宣德之化。昭文之成。是其盛也。自古所
未聞也。區長戶長。部廠待合之間。倍謂勝掛
或溜所箕居而
讀書附者。背人讀願文者。採筆寫書者。伏而睡者。橫

朮而只噓者。吸煙者。喰菓者。飲茶對坐而論世態者。
劇談紛出。猥雜是極矣。區長向戶長道。心齊橋北。諸
邊之娘與娘相親。共合為水死矣。兩女以帶結合。而
死。如心中也。余
聞男與女合而死。謂心中然。娘與娘為心中。果然麼。區
長道是實然。便出新聞紙。余讀而知之矣。近世府下
繁昌。故世移時變。而出種々之奇事矣。戶長晒道。知
否。府下目前有一大奇。出比之於彼。更妙。區長道。僕
未聞何出也。戶長道。近世市川小團次。俳
優機技出。幽
靈於懷。事旧矣。其子右團次。俳
優當春為蛛。而張蛛網
於舞臺下面矣。又今般中。劇場有為白猿者。人化為

猿復化為人出機入機又幻又怪鬧天驚地今般
繁昌近世罕見區長晒道他是手妻品玉之業不俳
優之本色豈足為奇徒弄機而已戶長道世人失本
色者多何獨責俳優乎得金錢者便是此為上手區
長道雖然世人皆不稱千駟候稱餓死人上手妙人
豈在錢物乎戶長道汝旧習不知時變不會權宜區
長道我固旧習不除汝亦不開化汝如會權宜今度
一件局初不行貨我誠汝勿惜一錢破百錢然不聽
余言而至此終出府廳而煩公衙累彼累我戶長道胡
乱休說原談演劇謹此議之有理猶非區長道理無

二奈何非戶長故意堆笑道豈不所謂常談出駒邪
謂戲言起側衆曰出幽靈出蛛網並好出駒甚惡側
爭出駒也之衆人相見而関笑

北堀江廓

北堀江繁昌狹斜為最分上通下通之兩街其横所
所々之妓院散居者其不知幾許戶也其間自有盛
衰互扶助方今盛者若我藤市京源也乎都堀江之
廓藝為重色為次假令有色無藝置之下等一人兼
備拜為上等故專使雛妓彈三絃也余賦雛妓弄三
絃

藝娃嬌態抱痴心。獨撥三弦日。唱吟村雨降。來
明石瀉松風吹送。須磨濤弄翫。纖指為彈妙歌
詠。朱唇含愛深。頓斷一線聲。將絕更冷阿妹續
殘音。

夫色界生長之女子者。都繡衣画裳。唯粧色欲濃焉。
故雖小兒女子。喜飾其姿。賦詩

童女粧嬌態。痴情真可憐。双鬢未數寸。一效娥乞

花鈿

若戎後園早咲之梅花。將開是所最好也。將誘一兩
人而至此。日雪菲々冷氣甚。因是友人踟躕予道。如

斯之微雪。何厭乎。梅花帶雪。猶增風韻。侵雪而往。亦
有風韻。不醉此風韻者。何称風韻之人乎。頻促往觀
之。梅樹含蕊。放者十二三。粲然於雪中矣。微馥之香
氣。遠致而有孤山之風趣。幽艷異常也。若戎叟道令
者。天寒微雪。擁映爐火。可以小飲。乃命酒婢女。携飲
具。美肴而出。酒宴既。雖催小飲。無興自起。開戶雪歇
空霽。四方街頭。變旧容。而悉為銀世界。士彦曰。從是
至阿彌陀池。觀積雪。亦有趣乎。曰。可也。乃散步而至
阿彌陀池。有以雪作美人像者。士彦頭其傍。曰。
瑩々。姑射吸風女。皎々。廣寒弄月人。

暫時憇茶店咏雪而返矣

擇耦之酒妓。若有中其意之客。則竊許伉儷。多在子夜之後。其事頗不容易。所以異娼婦也。都酒妓耻與娼婦相齒。其所自託。專在三絃之一器。每以為口實。故與酒妓欲結情者。煩樓主及女奴輩之媒舌。是其失。雖無賴七八家。有其常格。况於正業者乎。然此定格七八家之私。而非公論也。

一日余誘士彦、子康之生徒。而登若我樓。命酒小飲。忽財富人携梨園伶官數人登樓。會譙我輩。固避席隈擁爐火。以觀尋續妙妓。四五人至。奢華艷曳。都冶

頗極。皆當世今樣之名部也。看財富人至。一齊盪頭。杯盤整正。奉至酒肉。紛々送來。其酒器皆珍奇。莫不古怪。下物並美味。莫不精妙。教人眩眼。教人落頰。時起艷歌冶曲。按竹彈絲。但是銀燭高燒。烟封欄外之花。細腰徐舞。態欺簾前之柳。士彦、子康之生徒等。昏醉如泥。骨軟氣呆。恍惚如夢。余戒生徒以詩。

牆外薔薇帶露深。深紅手折為花簪。誰知今樣風流女。是此婉容有刺心。

每歲上午之日。鯉座土州邸館。祭宇賀神社頭之神鼓。蓼々達市街。此日販不減諸々。祭禮也。門前門內。

兩道之通行。賽客蟻會鱗萃。士女童稚。填街溢巷。鼓吹喧闐。動魂褫魄。群雜人衆。皆相競群遊於三菱間。屋濱之涯。袂服靚粧。以鬪其養。婀娜揚柳之腰。纏得紅幅綸頭。戴黃手中。香風已動。春信通。正是梅花欲發時。口唱今樣歌。顏含十分媚。誘郎曰。君登若我樓。而嗅夜梅。復可也乎。君南則妾亦南。君北則妾亦北。終誘至松島之邊。或生野父之爺。携童稚。翻帑爲帑。爲彩画種々。圖金時山姥。武藏坊。七箇器械。負在背。背上之兒童。仰望帑爲步行之兒女。俯摘菜艸。處々。蟻集曠野。雜遝時報鐘聲。促歸者急脚。東西別而歸。

其妻誅衣服之薰。曰。君賽宇賀神。而何還遲乎。竊聞君別園植花。樂之。郎道汝何出此言乎。今宵朋友被誘。嗅夜梅。還故不知。到深更也。此言語濛朧。而難明了。暗結羅浮夢。清香更透衣。婦疑移袖鼻。郎道見梅歸。

大佛嶋 元富島

大佛嶋初号新堀。其後有大佛島之名者。貞享初年。南都東大寺。依大佛殿。再進之大勸進。而沙門龍松院公慶築小屋於此。島待諸國廻船入津之時。勸進焉。故後並指此地。謂大佛島也。

仰木佛殿。永祿年中。罹松永久秀之寇火災。而其地
荒廢矣。然山田道安。修補佛像。而安置於假屋。烏於
是乎。東大寺之僧。龍松院公慶。未滿二十歲。欲勸進
諸國。而再興於木佛殿。官家曰。巍々大佛殿。瘦法師
以一人之身。企再建神妙之至也。乃使公慶拜見。能
狂言第四番組。安宅關也。辨慶号俊乘坊。而高声讀
上勸進帳。其時公慶坐庭上。而落淚涕泣。官家御覽
之。曰。汝何故乎。如斯為涕泣乎。公慶止淚。依有司謂
曰。昔俊乘坊之為建立木佛殿也。被勸進諸國。定而
可勞苦。比今我身。其勞煩徹心魂。而難止落淚也。云

因是官家一統。賞譽其奇特。而黃金一萬圓。簾中五
千圓。列國諸候五千石。三千石。此富島入津之船長
等。聞公慶之行狀者。金銀米穀數多寄進矣。是以木
佛殿一時落成焉。其繁昌繁榮。至今顯然矣。是此大
佛島其旧地也。自古欲為繁昌繁華大業者。先來大
坂。而後不謀其事者。天下於何國乎哉。

落語曰。南都大佛殿之佛體者。皆大坂町中。建立也。
富島。建立之根元也。故如謂木佛島也。大佛之頭。自
平造獻之。胴。自堂島獻之。肩。自片町。手。自大手筋。尻
自尻無足。自安治川。皆所々獻者也。然大佛樣之前

御道具者。夫自江子島獻矣。江可作瓦

砂場

砂場。新町西口之地名也。此地南北有鬻蕎麥之家也。其家作異尋常。以蠟蛻。昔重檐者。為除火災也云。南北共号。和泉屋。和泉國熊取鄉御門村之産也。其類族有彼地云々。中井竹山翁鬻蕎麥者傳曰。

城西沙場。有鬻蕎麥者。曰泉氏。善售。蓄婢僮數十百人。祖而磨者。巾而篩者。搜者。棍者。縷者。滌者。陳器者。置漿者。待客者。日出而作。夜闌而後息。吾聞蕎麥價之廉者。雖善。餃者。不耐百錢。少者。其六之

一而飽。然而泉氏收錢。日數十百緡。可謂善售矣。其北街亦有鬻焉者。亦曰泉氏。諸沽于南泉氏者。過其門而弗顧。久之。將更業。南泉氏聞之。踵門而訊曰。我與汝同業乎。是兄弟也。今汝以不售廢業。不可也。我且貸乎汝。北泉氏謝曰。雖能貸之。而不售也。恐弗繼。南泉氏曰。我能使汝售焉。還命輸之。錢。夜則戍。而收肆。有叩戶求沽者。輒曰。戍之後。沽乎。北泉氏亦猶我也。於是諸沽乎南泉氏者。戍之後。皆之。北泉氏由是。北泉氏不售於晝。而售於夜。亦富鄉隣之聞者。咸曰。善哉。然而南泉氏益售。卒

大冨鳴呼泉氏市井賤人耳。然能推兄弟之愛者。又類乎欲達而達人者。其致富蓋有以也。今夫仕之駢肩於朝。共祿於國者。獨不有兄弟之親耶。至其同聯事。益近而益相嫉。曾寇讎之不若者。能無愧於泉氏耶。吾聞泉氏多異行者。此其異之一。或難曰。砂場之蕎麥。近歲衰微久矣。然汝載之於繁昌記。如何。余道昔砂場蕎麥之繁昌也。販賣無虛日。故婢僮數十百人。收錢數十百緡。可謂繁昌莫過焉。今也繁昌雖衰。亦有盛時。二十年前。肉食者至而稀矣。近歲肉食之流行也。與鰻鱧頰頰其店之多。今至不可復算數也。然則有衰者必有盛者。盛者盛衰不出其域。於大坂之繁昌。無缺也。又有砂場蕎麥繁昌之時。人間之盛衰。如大海波濤。之陶砂也。是以則砂場之名。不亦虛乎。於是乎。或客默而退矣。

高津

高津社頭。叅詣之衆人。雜遝繁雜。往々如蟻群。無不處為混雜也。其繁華繁榮。比竈煙之時者。十倍焉矣。余避混雜群集。少間憇茶店。而遠望焉。其傍置遠視鏡。而供遊人之弄翫。其價二孔方。與之而覘市井萬

戸之薨遙望木津川口之歸帆。住吉敷津三津之浦
々有一瞬之中而風景如落手也。是則浪華津之美
觀也。今是直寫數千里之外於茲而見之有感
三津絕景聳眉端蒼浪接天水渺漫望遠雲間千
里色即今寫取鏡中看

生魂

生魂之神社祈雨奇瑞之靈而稱難波之大社也。自
道頓堀至天王寺之中間也。是亦繁華雜遝之地而
社頭之賑。門前之混雜亦復夥焉。社檀莊麗神扉威
嚴誰不為信仰乎。尤可尊信之靈神也。神樂之囀運

賽客之趾神輿之太鼓勇見物之心稱宜土拍子神
巫鈴聲青簾之內玲瓏矣。境內茶店豆腐之田樂。門
前泥池荷葉之蒸飯馬場前處々之觀物。浮立物真
似女史之祭文。辻占昆布齒磨楊枝花鈿風車植樹
草花日新亦日日新矣。社頭之混雜市店之繁榮。是
皆神德之靈驗也。

友人叩余曰。足下作繁昌記也。虛談甚多矣。夫生魂
之賑不如以前也。然汝虛飾之以為如以前者何哉。
余曰。一衰一盛天下通義也。人皆有之。雖鬼神又皆
有之。是亦天命之所為。而人間之所不及也。夫生魂

之神社者。元上町之生土神而在彼地也。然慶長之初年。豐臣氏築金城之時。遷此地以降。益盛益繁榮也。數百年於茲矣。方今雖一衰亦有一盛之時乎。汝不聞乎。生魂神靈之御旅所設幸橋之邊也。是則神之幸乎哉。神靈得此幸。其賑百倍以前乎。是亦復不可計也。汝思之友人領。

浮瀨

浮瀨遊鱒之樓者。隣新清水浮瀨名。非名其樓也。貝觴之銘也。盛酒於此器。則納七合半也。滿酌飲之者。為譽而署姓名於暢酣牒也。其餘有七人。狸々大盃。

納六升余也。其系底納一升也。以此觴飲之者。於海內三人也云云。

浮瀨之酒旗飄垂上。諸國之飲客來遊於浪華者。先據此帘登樓焉。觀其酒觴而興或飲之而樂焉。春醉櫻花之盛夏。納涼於夕景。秋彈琴於皎月。冬弄雪於北嶺。遙看滄海之斜陽。遞遠帆而落淡路島山也。其風景其風韻皆映酒觴而自催風情焉也。

東京客一兩輩一席占座一人仰頭道好風景真好

風景也。半公江戸子字半次手前為平蟹快吐一句半笑道

長公江戸子字長吉無學俳諧非平蟹也。汝低聲而可言外

聞甚惡平蟹平家蟹是也今流行之西洋文字謂蟹
行字也蟹行字之難解數固生徒苦心運思汝亦難
解之人物也觀風景談文字亦謂殺風景也休々莫
道馬鹿長亦道我隣家之爺公善讀馬鹿亦可讀耶
半道可言讀和歌豈馬鹿乎汝默而莫道々々
隔屏風專座數固書生向硯紙筆運思捻句者胸中
雖無有一字眉乃為八字此座無孔子回也皆如愚
也中有西洋究理迂論學徒在地動天運義論紛々
生知生徒等駭其明迷其長妄謂我俗陋我民愚矣
支那穿鑿先生曰宜取彼長以補我短耳何專西洋

之事乎隣席和歌家者流數輩鞭思低声道隣席之
支那西洋先生喧雜可笑我輩是皇國之人與渠
非同日渠等字句縱巧原來皆假物也如何得其調
乎橫行之字轉倒之煩何及我直行之易讀乎一亭
之俳諧宗匠相寄探句是亦低声道我十七字而足
曷用多以為餘韻之妙全在不言到處

春風送來一種妙香人々頓時看一位之養女微行
問園樹姿貞端麗神思幽閑樓主一見狼狽赤脚而
降庭磕頭數遍喏々唯々續至僮僕庸夫等左倍右
侍延誘佳園名莊之中而如余貧生者之傍無座而

行酒者魚門老人歎息曰。富豪之先者以有錢也。假令雖有動天轟地之學。無錢者後也。是以不謀道而謀錢可也乎。噫。於是乎有憶起余友玉井柳渚客死本町五町目。埋遺骨於寺町。朽繩坂昌林寺掘指三十。有余年於茲。兵從茲行路甚近矣。因到墓前吊靈魂。捧文曰。

明治五年壬申春。俳優嵐雛助死。四方來觀。棺槨衣衾之養。麗供。行倍例之式。吊者皆驚。蓋有力者為之資也。婦女子等。慟哭街巷。號泣天地。為歎而曰。雖百此身。可贖君死也。魚門聞之。仰天俯地。而

太息何也。曰。昔年吾友玉井柳渚。客死本町五町目。家無餘財。不能舉尸。桐棺三寸。終獲之於朋友之手。而送柩於千日寺。其隨者漸三人。嗚呼哀哉。柳渚名篤。字有則。東京柳原之人也。賦性篤實。意氣爽邁。交友先施。以厚接人。貨財弗顧。權勢弗覩。青天白日。毫無虛設。甚有古豪傑風。唯所樂。詩文章盡情極致。往々佳句。曾不存稿。無意後貽。零紙千片。雲飛風吹。欲輯成編。亡羊問誰。嗚呼柳渚散人。平常美服時樣。風流自喜。擬遊冶俳優之風俗。若使散人不學詩文章。而學演劇妓藝者。必壓當

於雛助而如斯之不得寂寞也。雖然復無孤威狸
術。則不獲有力者資。酒上之華蓋亦依有力之子
貢。嗚呼散人質直之士。不依有力之資。是以生涯
貧困。飲志而卒矣。嗚呼惜乎哉。客死無祭。是亦吾
輩之罪也。茲正當八月二日。三十三之回忌。聊與
施物於僧侶。而為追福。以吊遊魂。是亦為有力者
之一斑乎哉。

寺町

徂公之教。徂也。其至小釋之時。而苦其骨。勞其筋。饑
其腹。導之以手。誨之以言。不隨加楚筮。受教與食。而

紆其楚筮。依是習慣。日就月熟。而後應徂公之命。如
響隨其指麾。如影也。物皆然。有教而後有才能。一旦
不苦其身。何有得其才能乎。是此寺町無藝無能之
徂。被繫於鐵鎖。日々與同朋。戲為口耕者。高津生魂
天王寺。參詣之人衆。投予菓於彼。以供遊興焉。是以
舍媪預其餘慶。以為日々之經營。徂亦不受朝三暮
四之欺也。夫非繁昌繁華之地者。何得無藝無能之
者。而如斯之安然乎哉。

女紅場

夫使我兒女為放逸墮落者。其怠慢不在其父。而必

在其母者也。何者以其母比其父者。憐憫之情深。如花如蝶。徒以孤憤之愛親之。平生費翁傭作媪拮据。而所得之幣貨為之粧料。身令纏縮布口。令飽美味。不傳紡績之業。而令效歌舞遊藝。只賴其娘美麗。私以為絕世之小艾。何有標梅之悔哉。宜得金穴郎而妻之。却使其兒女至淫行放肆者。是皆其母之誤也。猶亦混同其狹斜桺巷之傍。婦女子者。自染其遊惰奢侈。隨而生安佚懶惰。日益弄三絃。以嫌縫裁拋鍼。鈇不為事者甚多矣。是以官被設女紅場於其巷。傍。新街堀江。兩廓之間。以使遊惰不正業者。效紡績之業。其慈恩

之深。可以想見也。於是乎有志之女子。屬至陸續繁。繁昌昌。朝始於七時。暮終於四時。是女紅場之常例也。紡績之業。指南之師。選沈靜端正之賢女。而建階級等例。嚴正也。是以廓中之娼妓。自開化發明。而欲效紡績之業者。穎而女紅場之繁昌也。難盡筆紙焉。矣。

傳聞西京八坂新地。舞妓美代鶴者可謂泥中之蓮也。美代鶴常言。妾是為助父母之困苦。一旦雖使此身沈苦海。豈為生涯住此廓乎。他日除其券而可嫁良家者也。不知紡績之業。而可也乎。暇日委心於紡績。

績之業也云

古吉原優鸞高尾有謂曰捻與扣此指持絲與針而習物縫焉夫數百年前已有此言後世之娼妓等何可_レ不思乎哉

今方大阪繁昌記二編終

三編四編近刻

定價廿錢

明治十年四月廿一日出版屆

著者

石田魚門

當時東京府下第四大區九小區小石川金寶町三十三番地寄留

出版人

大阪府平民大野木市兵衛

第二大區六小區心齋橋筋壹丁目七番地

